

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 Beliefnet年度最具启发性人物
Glamour杂志年度最佳女性 克里斯多福奖 (Christopher Award)

凯蒂之爱

KISSES FROM KATIE

[美] 凯蒂·戴维斯 / 著 赵杰 / 译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凯蒂之爱

KISSES FROM KATIE

〔美〕凯蒂·戴维斯/著 赵杰/译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· 凯蒂之爱 / [美] 凯蒂·戴维斯著；赵杰译 .—上海：上海三联书店，2019.1

ISBN 978-7-5426-6420-4

I . ①凯… II . ①凯… ②赵… III . ①传记文学－美国－现代 IV . ① I712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4347 号

凯蒂之爱

著 者 / [美] 凯蒂·戴维斯

译 者 / 赵 杰

责任编辑 / 程 力

策划编辑 / 杨 蕾

装帧设计 / 周 周

监 制 / 姚 军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0) 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

印 刷 /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640 × 960 1/16

字 数 / 200 千字

印 张 / 16.25

ISBN 978-7-5426-6420-4/I · 1430

定 价：38.00 元



Credit: Jacqueline Grace Kramlich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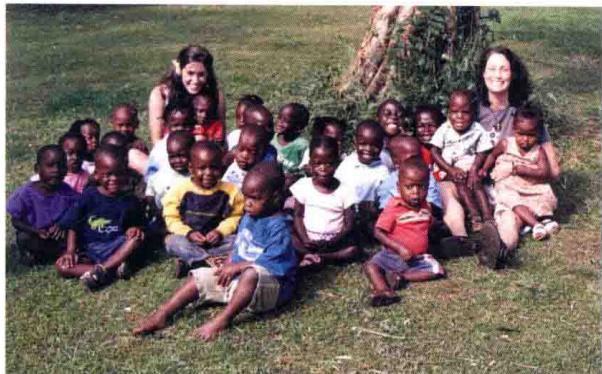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介绍

一位带着激情服侍耶稣的年轻姊妹，现在22岁，生活在乌干达，在那里，她收养了13个小女孩，并且是亚码齐码传道会的创始人。这个传道会在乌干达还帮助了其他数百名儿童。凯蒂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，曾经与父母和弟弟一起生活。这是她的第一本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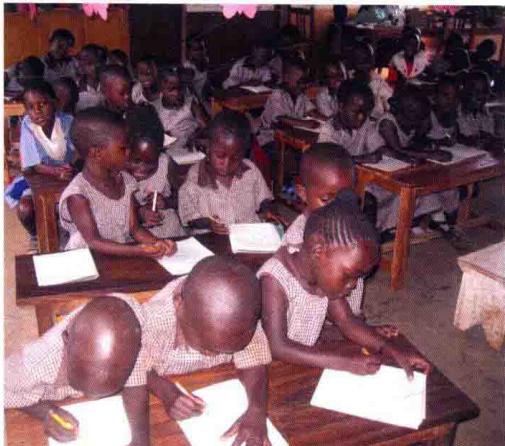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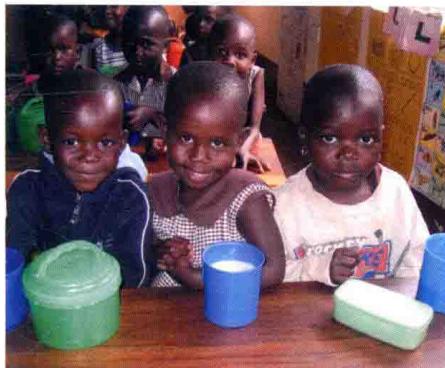
你还可以读到她的博客：www.kissesfromkatie.blogspot.com

译者介绍

赵杰：基督徒，资深媒体人，翻译。译著有自媒体畅销书《平台》，撒切尔夫人生前独家授权传记《撒切尔夫人传》。现主要从事文化出版和传播业，为“约瑟的家”（微信公众号：JÖES_HOME）等自媒体平台主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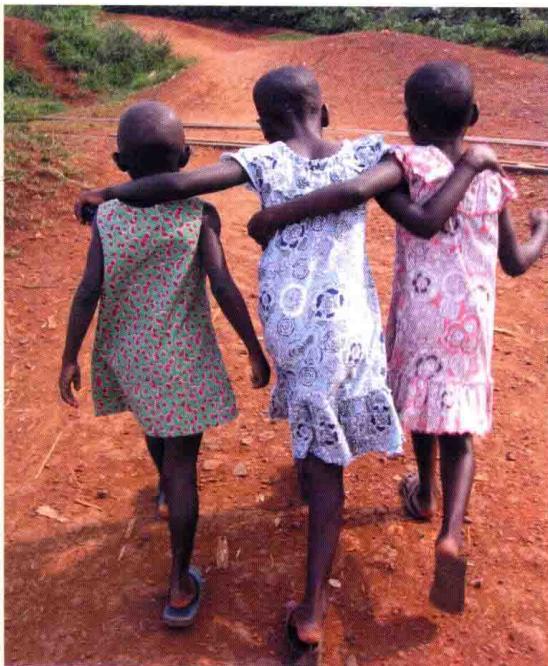


妈妈和我第一次前往时
与孩子们一起在孤儿院
(2006年圣诞节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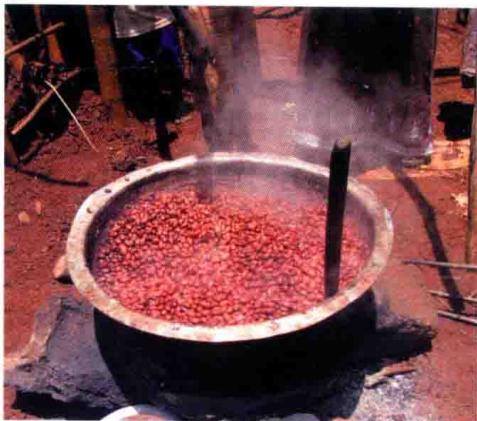
法图玛、阿图和玛利亚课间休
息 (2007年)

我的第一节幼儿园课，努力学习中！
(2007年)



海伦和妈妈 (2008)

姊妹花们相互挽着胳膊走回家去：苏
米妮、玛丽、斯科维雅 (2008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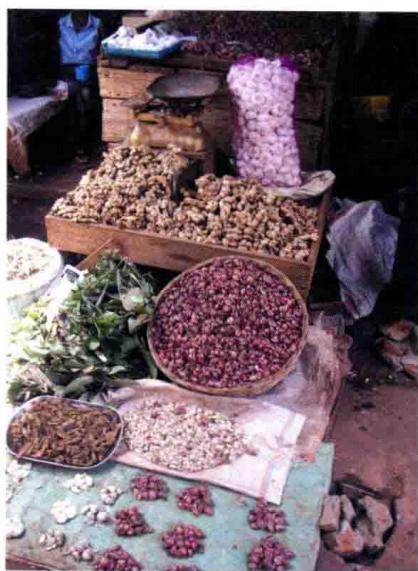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煮的大锅豆，用它来作为周六
查经班的饭（2008年）



一个受资助孩子的包裹（2008年）



与我们资助项目中的一些孩子们在一起（2009年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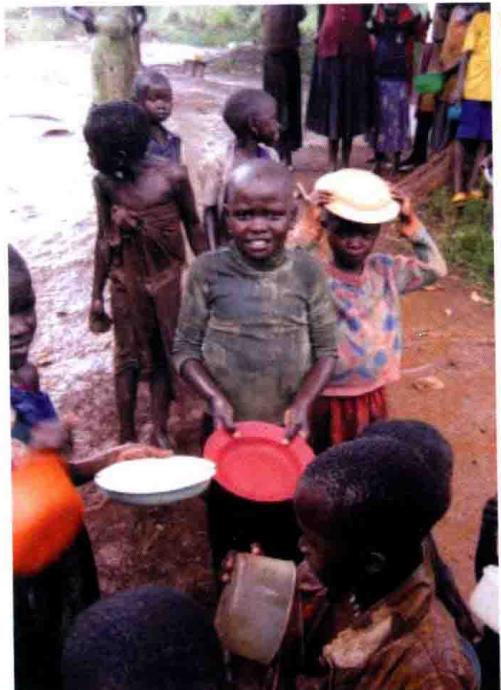
与克丽丝汀一起准备饭菜（2009年）

菜市场（2009年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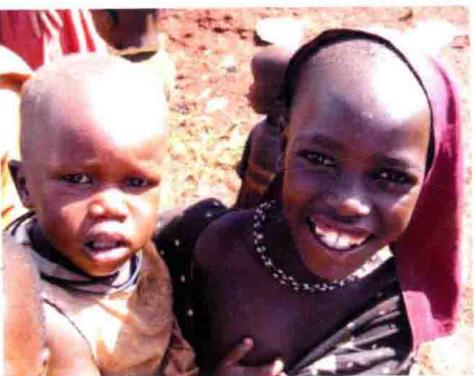


马塞斯的孩子们 (2009 年)

在马塞斯和一个朋友一起跳舞
(2009 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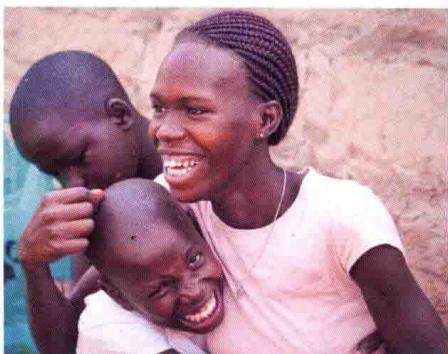
饥饿的孩子们在雨中等候食物
(2009 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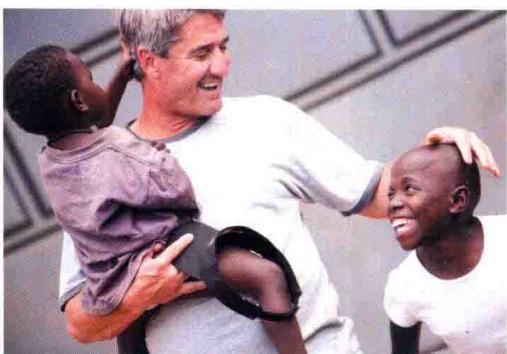
我的卡里莫琼族朋友：娜朋戈和阿拉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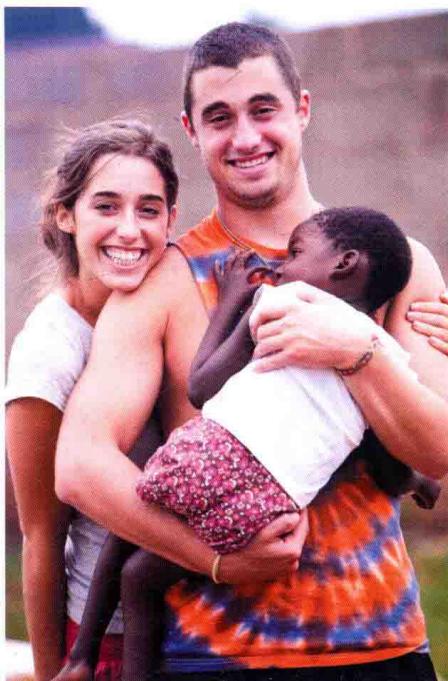
珍妮和恩典 (2009 年 3 月)



艾格尼丝与克丽丝汀阿姨在一起 (2009 年 8 月)



爸爸、珍妮与艾格尼丝 (2009 年 8 月)



和我大块头的弟弟布拉德，还有恩典 (2009 年 8 月)



苏珊娜第一次前往收养了约瑟芬，与我和帕特里夏在一起 (2009 年 9 月)



剔除脚上的沙蚤并扎上绷带 (2009 年)



我的蜜友贝蒂，是我资助的孩子之一（2009年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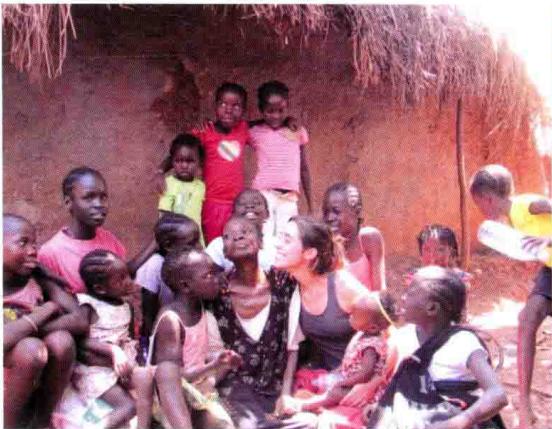
我的两个宝贝，帕特里夏与宠物猴子弗兰科，都喜欢吃苹果
(2010年1月)



马塞斯的女人们制作出珍珠项链来卖，以保证家里有稳定收入
(2010年)



开车穿行在马塞斯，车里坐满了女孩子
(2010年)



与佳佳和恩典等人在探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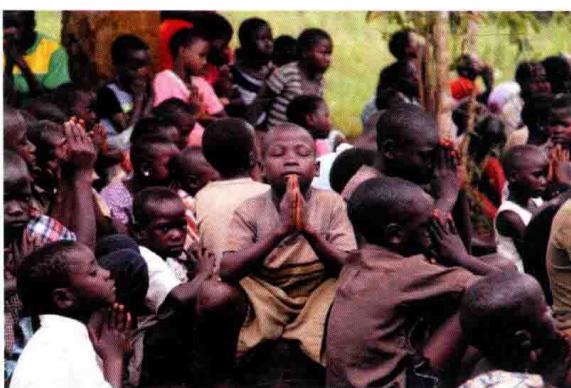


苏拉和撒拉帮助她们的朋友
(2010年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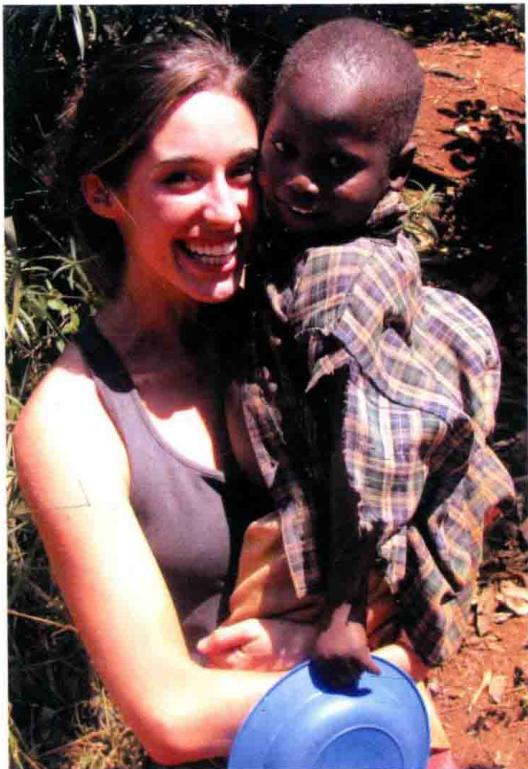


新建的亚玛齐玛游乐场
(2010年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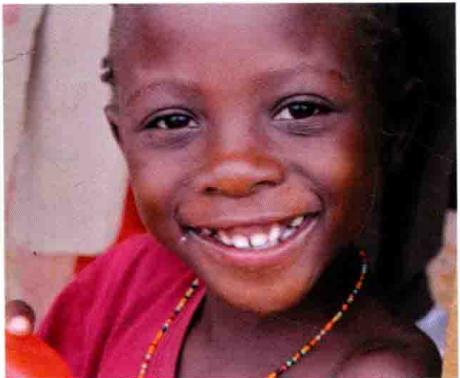
玛格丽特、佳佳、帕特里夏、苏拉和普洛西



周六查经班的孩子们
(2010年)



迈克尔，一切更好了！（2010年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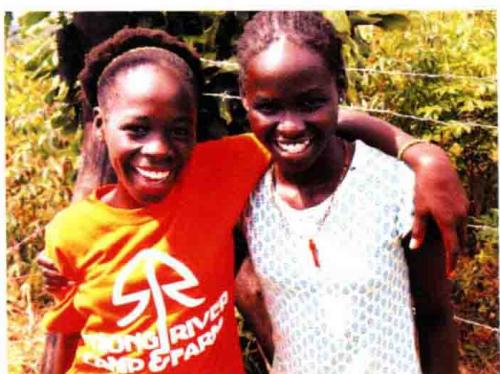
苏米妮（2009年）



撒拉，妈咪和碧塔（2010年）



艾格尼丝小宝宝，我们众多孩子中有幸恢复健康的一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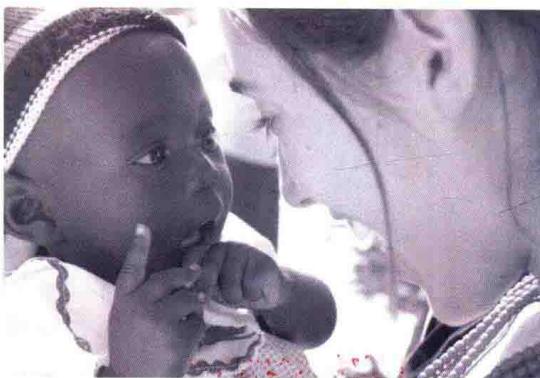
玛格丽特和普洛西（2010年）



乔伊斯 (2010 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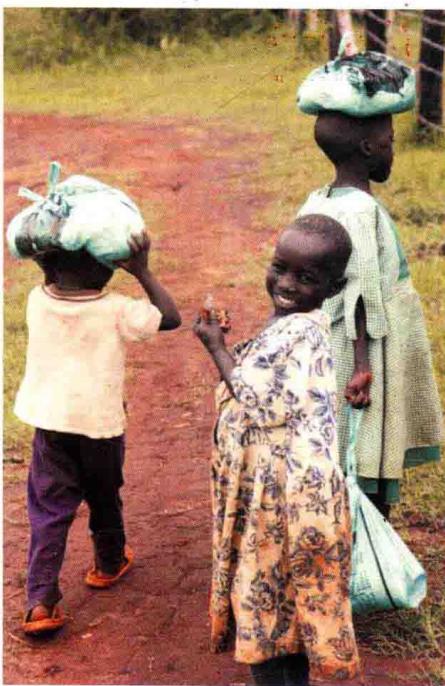
玛丽 (2010 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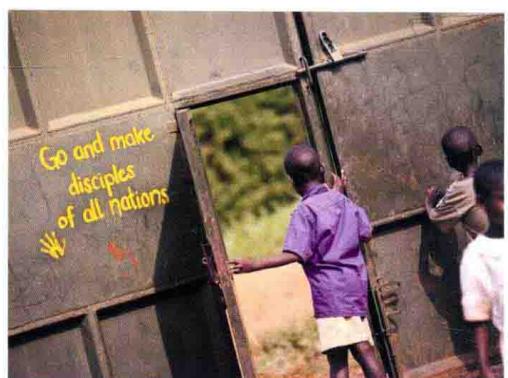
凯蒂宝贝，我在马塞思的小蜜友
(2010 年)



苏拉和斯科维雅 (2010 年)



查经结束后往家里带食物。袋子
都很重，但是孩子们都满面笑容！
(2010 年)



我们家的大门一直敞开

前言

真心想要改变世界的人，常会借着自己的方式来实现。我注意到，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：他们相信每个生命都很重要，而且生命没有优劣高下之分；他们常常因为一个笑容而快乐满足；他们愿意填饱每一个挨饿的肚子，教导一颗颗寻求知识的心灵，治疗一个个疼痛的伤口。他们不会幻想着一夕之间拯救全球，反而愿意深耕每个微小的改变，并因此感到心灵的富足。慢慢地，这些点点滴滴、细微渺小的改变汇集成流，有时竟能完全翻转城市、国家，甚至是整个世界。

致力于改变世界的人，难免遭遇挫折和阻挠。可是，即使在压力下几乎喘不过气，他们也不轻言放弃，反而继续昂首前进。相比他们所获得的惊人成就，最让人意外的是，他们大多是非常普通的人，过着平淡无奇的日子。他们不讲大道理，也不妄求瞬间启蒙世人，而是不断分享小小的心得，持续改变一个又一个人。他们不想吸引别人的目光，而是将自己的焦点放在别人日常生活的需求之上——哪怕只有一个人需要他们的关怀。他们就是这样润物无声地改变着世界，其他人却从未意识到，更不会有人为他们鼓掌喝彩。这些世界的改变者就是如此专注地身体力行，从来没有想过要用别的方式过生活。

我真正了解这些道理，是在抵达乌干达的第一天。当时，我从恩

德培国际机场打车，前往一个叫马赛斯的小村庄和凯蒂会面（凯蒂住在附近的金嘉市）。这个村子赤贫如洗，又脏又臭，就像臭水沟的污水和淤泥在大太阳下曝晒之后发烂发臭的味道，再加上村民们私酿烈酒所发出来的强烈异味，简直让人窒息。车穿过马赛斯村时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景象，但凯蒂却深爱着这里，因为她深爱着这里的人。

马赛斯村坐落在一座小山脚下，山顶是一所学校，凯蒂所负责的“亚玛齐玛传道会”(Amazima，是当地卢干达语“真实”的意思)就在这里分发食物给学校里的学生，同时，通过校方的特别安排，也把食物分派给村子里的孩子们（不管他们有没有来注册上学）。虽然我才刚到乌干达，却能轻易分辨出哪些孩子是学校的学生，哪些则不是——学生们显然有良好的卫生习惯，穿着制服和干净的鞋子，脸上没有挂着鼻涕，嘴巴也没有破皮流血。

村里的孩子都病恹恹的。我特别注意到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。她瘦小的身躯几乎撑不起那巨大、肿胀的肚子，脏兮兮的皮肤上布满着不知名的疙瘩，看起来像疣，也像水泡，又像水痘的疮。小小的嘴巴上还有个大伤口，几乎盖住半个嘴巴，伤口有些部分已经结痂了，有些部分还红肿流脓。我看凯蒂走向这个虚弱的小女孩，温柔地抱起她仔细检视，看她需要什么照顾。接着，凯蒂开始询问其他孩子有关这个小女孩的状况。

“她是谁？”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她家在哪里？”

“她妈妈在哪里？”

一开始没有一个人知道。但想必“凯蒂妈咪”正在了解这孩子的消息很快向外传开了，不一会儿，女孩的小姨就来了，告诉凯蒂说这

孩子叫作娜朋戈，数月前妈妈抛下她前往首都坎帕拉，她爸爸也不知道去向（在乌干达，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）。目前负责照顾这个小女孩的人就是小姨。可是这位“姨妈”本人也才十二三岁。

短短几分钟后，我和那个虚弱的小女孩、她姨妈以及凯蒂十四个孩子当中的四人，一起坐上凯蒂的十六座厢型车，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一路颠簸，从学校前往凯蒂的朋友芮妮家，好让娜朋戈可以好好洗个澡，因为在这附近只有芮妮家有干净的自来水。

凯蒂打开水龙头，拿起莲蓬头让水流出来，先洒了一点水在自己手腕上，娜朋戈则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浴缸里。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又觉得有点恶心。我默默想着：为什么不洗快一点？然后我才明白，小女孩一辈子没用过浴缸，如果突然用莲蓬头的水洒满她全身，说不定会吓坏她。凯蒂先把水洒在自己手腕上，然后再洒在小女孩的手腕上，这样可以让她感觉安全且释放。

凯蒂温柔地用肥皂轻轻滑过娜朋戈瘦小的身躯，娜朋戈还是一动也不动地站着。莲蓬头流出的干净清水冲过她的身体，往下汇聚成一片深红色。这时娜朋戈的小姨突然走进浴室，吓了我和凯蒂一跳，她拿过凯蒂手中的肥皂，开始接手替娜朋戈洗澡。我担心眼前的小孩子会大哭，但她仍然站着不动，既没有躁动不安或尖叫，也没有像一般两三岁的小孩一样抗拒洗澡。

我和凯蒂在一旁静静观看，不约而同想着同样的问题：这个小姨住在污秽不堪的环境里，自己全身也脏兮兮的，怎么可能会明白“清洁卫生”对这个小女孩有多么重要、多么急迫？她专心替娜朋戈洗着，仿佛向来都知道清洁这件事对小孩的健康无比重要。又或许，她早就急着要让娜朋戈保持干净、清洁，以确保她健康，只不过自己苦于环境，无法做到。

小姨把娜朋戈洗了又洗，直到满意了，才让凯蒂把她用浴巾裹了

起来，带到一旁的床上。凯蒂跪在娜朋戈前面，替她把脚上的恙虫除掉。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恙虫这种东西，可是在乌干达，它们却是无所不在的大麻烦。它们小小的身躯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掘进人的皮肤，产下小小的卵囊，使皮肤外表出现如发炎一般的肿块。通常要等到有一大片皮肤被恙虫寄生，人们才会感到疼痛，再把它们从皮肤里除去，这可是一件非常痛的事情。不过，当凯蒂努力把娜朋戈皮肤下的恙虫挖出来，并剪掉周围的死皮时，小女孩没有乱动或尖叫，甚至连眼睛也不眨一下。她只是静静坐着，有几滴眼泪缓缓从两颊滑落。

我整个人退到墙角，心想如果此刻吓得昏倒了，至少后面还有墙壁可以依靠。那样的话，我可以安全滑下去坐倒在地。我安慰自己说，想昏倒的感觉是因为时差吧，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。我当时真是百感交集，看着眼前的小孩子静静咬牙忍受这些痛楚，只觉得胃里一阵翻腾，带着哀伤，还有些震惊。

换作是平常，我可能会认为这孩子已经病得太重没救了。但现在照顾她的是凯蒂，我有十足的信心，娜朋戈一定会好起来的。

我早就听过凯蒂的事迹，读过她博客里的所有文章，以及她从2007年起在乌干达服侍人群的生活和工作记录。我知道，但凡有一个人能给这小女孩关怀和爱，那无疑绝对只能是凯蒂。我知道凯蒂不会只照顾这孩子短短一个下午就算了，如果有需要，哪怕是好几天或是好几个月，凯蒂都会努力不懈，继续照顾她。

十多天后，凯蒂在马赛斯小村又见到娜朋戈。虽然她康复的程度不如凯蒂预期，但现在的状况比先前好多了。嘴巴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，应该是小姨按时替她涂抹凯蒂给她的抗生素药膏。只是她的肚子还是又大又紧绷，全身上下都还有疮。乌干达人知道这种病的名字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将它翻译成英语。

我停留在乌干达的日子里，娜朋戈都和我们一起住在凯蒂家里，

享用着营养饮食和维生素片，还有14个姐姐对她施以关爱和悉心照料。娜朋戈从前光着脚丫没鞋子可穿，身上的衣服要说是破布，也一点不夸张。但她住在凯蒂家的第一个礼拜日，就获得一件全新的背心布裙和一双鞋子，也首次体验了和大家一起去教会做礼拜是什么感觉。

在和娜朋戈相处的日子里，最让我难忘且深深镌刻在我心上的事，就是凯蒂带着娜朋戈去筛检艾滋病的那天。凯蒂、我和14个孩子加上娜朋戈，一起挤在厢型车里，再度前往芮妮家，那里有筛检艾滋病的设备。

娜朋戈坐在厨房的橱柜上，而我又赶快背靠着墙壁，免得自己昏倒。娜朋戈很能忍受痛苦，连去除恙虫的剧痛都能忍耐。不过，这次当针尖刺入静脉时，她却痛得放声尖叫，尖锐的叫声狠狠刺痛了我的心。一滴滴鲜血滴落在检测试纸上，而凯蒂、芮妮、我及其他在场的朋友们都焦急等待。我们都知道，筛检结果将决定娜朋戈的人生和她的未来。

随后，芮妮深深叹了口气，轻声宣布：“是阳性。”

整个厨房静默无声。

今天，娜朋戈的妈妈已经从坎帕拉回到家，也重新学会了如何去疼爱、照顾自己的女儿。因为有凯蒂的协助，娜朋戈正在定期接受艾滋病的治疗，她原先孱弱的身体也渐渐注入了新的生命力。她开始去幼儿园上学，蹦蹦跳跳，大声欢笑，这才是一个四岁的孩子应该有的生活啊。凯蒂和她的家人常常去探望娜朋戈，并对她的崭新生命感到惊奇又快乐。

娜朋戈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。凯蒂的周遭还有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，凯蒂也常常停下脚步关心他们，竭尽所能帮助他们。我待在乌干达的时间不长，却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当地居民，为了各式各样的原因来到凯蒂家门口，或是在路上拦住她，希望得到帮助。隔壁的妇人